

一丁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

一丁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路/一丁著. —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2010.4  
ISBN 978-7-215-07118-6

I. ①路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0336 号

---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 电话:65788036)

新华书店经销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

字数 250 千字

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定价:28.00 元

清明过后，辽阔的豫东平原上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耕春种的大忙季节。这是一段充满活力、充满希望的美好时光。

这里本该是春意盎然、人欢马叫的喜人景象，然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情景：一丝云彩也没有的天空下，是一片片缺水少肥的黄巴巴的麦苗；一头头瘦骨嶙峋的牲口拉着犁子和耙在晃动；更多的是一群群光着脊背的男人和穿着破烂棉布衫的女人，在拉犁子、拉耙、拉粪车，他们一人一根粗麻绳，一头拴在农具上，一头搭在肩膀上，倾着身子向前使劲地拉着，一步挪不了一指远。

贾香梅右胳膊挎着一个能保温的小茅草篮，上面用白棉布包盖得严严实实的；左手里提着一个装着很少东西的小白色棉布袋，快步来到娘家村西边的大路上，停下来，放下篮子，把小布袋放在篮子上面。看样子，她是走得热了，就急匆匆地解开上身穿的红色小薄袄上的布扣子，敞开怀，露出蓝白相间的四方块手工棉布衬衫。她晃晃身子，双手揪着里边的衬衣呼扇呼扇，散散汗气，又捋捋有点散乱的披肩发，抹一抹额头上的汗水，然后才关切地举目往娘家生产队的田地望去，当她看到那些拉犁拉耙的人群

时,原本舒展的美丽面孔,骤然阴沉起来,心底一阵莫名的  
心酸:“唉!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熬过这苦难的日子哟!”

她心情沉重地站了好一会儿，才掂起布袋，提着篮子，向娘家走去。

她婆家距离娘家很近,不到二里路,可是婆家却是在另一个县里。

她走到离娘家门不远的地方，看到瞎娘正坐在小茅草屋门外边窗台处晒太阳。她故意不言声，看娘还能不能听出自己的脚步声。她向娘面前走去。

娘的听力还真的很好,不等女儿说话,她就发话了:  
“香梅,你回来了!没让孩子和你一块来?”

香梅喜悦地答道：“不是星期天，他们都上学去了。快回屋，娘，我给您和兴旺蒸的馍刚出锅不大一会儿，还热着呢，回屋里吃吧，外面有风。”

“好，我吃点，正好有些饿了。”

娘儿俩说着话回到屋里，香梅舀盆水洗了手，又让娘洗了手。她掀开茅草篮上的盖布，拿出一个还冒着热气的发面窝头递给娘，让娘坐下来吃。娘接过来一掰两半，递给女儿一半说：“这么大个儿，我吃不完，你吃一半，咱娘儿俩吃！”

“我是吃饱来的，一点儿也不饿。娘，您吃吧！”

“走这么远了,该饿了,还是吃一点儿吧!”

“娘，别说了，您趁热快吃吧！”

娘掰一半，把另一半又递给女儿。香梅把它放到篮里，对娘说：“我还拿点好面<sup>①</sup>呢，好让您和红薯面掺着擀面条吃。”

“这几天兴旺正嚷着要吃面条呢。今儿晌午你给他擀面条,他一定高兴。”

①小麦面。

“兴旺呢？”

“拉粪车去了。”

香梅又问：“娘，您和兴旺有脏衣服吗？拿出来我趁这个空儿给你们洗洗！”

“没有了，我昨天洗过了。”

“娘，您吃吧！我去看看兴旺种的都是什么菜，出苗了没有。”

“他天天放工回来就整那一片地，他说种的有苋菜、荆芥、黄瓜、豆角。”

她是为了让娘静下来吃馍才出去的。她走到山墙西边的小菜园站了一会儿，待娘吃完馍她回来了。她对娘说：“娘，外边太阳底下暖和，走，到外边我给您逮逮头上的虱子。”

“我整天坐着没事儿，就自己摸着逮，头上没有多少虱子，你歇会儿吧！”

“我不累，娘，走吧！”她扶起娘到太阳底下，让娘坐在小凳上，她弯下腰细心地给娘逮虱子。

中午拉粪车的社员放工了。贾兴旺把脱下的棉袄斜披在右肩膀上，破烂军帽掀到头顶上，左手掂着拉车用的粗麻绳往家走。他是又饿又累，拖着疲惫不堪的两条腿一歪一扭的。当走到离家门不远处，他的眼睛突然一亮，他看到姐回来了，正在门前太阳下给娘逮头上的虱子。他精神来了。在那个饥饿的幽灵还在辽阔的神州大地晃悠、不肯离去的日子，贾兴旺生活在半饥饿状态中，年轻健康的胃得不到满足，整天咕咕叫着，好像时时敲打着贾兴旺叫喊：饿呀！饿呀！姐回来了，像往常一样，姐一定又给他和娘送来了好吃的东西，这样自己和娘又可以吃上几顿饱饭了。因为姐家那个县和他们县不是一个地区，在那个大

放“卫星”的年代<sup>①</sup>，贾兴旺那个县当时是个说假话、搞浮夸大放“卫星”的先进县，“共产风”把人民群众此前多少年间创造的珍贵财富都给刮没了。姐那个县当时是“右倾”县，没有放什么“卫星”，“共产风”刮得迟了一些、小了一些，所以受到的损失就小一些。现实情况是：人家社员不拉犁子、不拉耙、不拉车，更让人羡慕的是人家不推磨。人家人强马壮，精耕细作，打的粮食就多些，群众分的口粮也就多了一些。加之那个年代分口粮大多是按人头分的，或人七劳三（口粮的七成按人口多少分，三成按劳动力分），姐家有两个小孩，饭量小一些，所以姐家吃粮就宽松点儿。姐就在可能的情况之下，尽量挤出一点儿口粮给娘和弟弟送去，因为娘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实在是太苦了。

贾兴旺一看到姐回来了，自己难忍的饥饿煎熬马上就要得到解决了，不由得脚步快起来，想一步跨到姐姐面前。他抖起精神，兴奋地大声喊：“姐，你回来了！”

贾香梅看到唯一的亲弟弟回来了，自然十分欣喜。见弟弟只穿一身单衣，就关切地说：“兴旺，赶快披上袄，别着凉了。”

“没事儿，姐。你又有空了？”

“请半天假来给你和娘送点馍、面。快洗洗手去吃吧，馍还热着呢。咱娘已经吃过了。”

贾兴旺一听，迫不及待地撂下绳子、甩下棉袄，弯腰低头走进低矮的小茅草屋，拿个窝头大口吃着出来了，连手也没洗。两边腮帮子撑得鼓鼓的，由于他狼吞虎咽地吃得太快了，突然给噎住了。他赶紧自己捶胸。香梅只顾给娘逮虱子哩，也没注意。听到弟弟捶胸，急忙扭脸一看，他噎

<sup>①</sup>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。中国当时是什么都向老大哥苏联学习。1958年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，搞“大跃进”，无论在什么领域，只要创造出了好的成绩，都要大叫大嚷“放卫星”了。

得直瞪眼,就赶紧站起来帮他捶背。她是又疼爱又关切地说:“看看,这么大人了连个馍也不会吃。吃馍,没稀的就着,开始要小口吃,慢慢地嚼,要不,像你那个吃法就一定会噎住。又没人和你抢,吃那么快干什么?!”

他擦擦眼泪说:“没事儿,没事儿。”说着又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香梅看到弟弟那个饿样心里十分难过,掉起眼泪来。她把脸扭过一边偷偷擦擦,又去给娘逮虱子。

瞎娘也关切地问:“没事吧?”

“没事儿。”香梅答道。

贾兴旺香甜地吃着说:“姐,这次的窝窝头真好吃!”

“那是用秫面和红薯面掺些好面做的,当然好吃了。俺家大人小孩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馍呢。”

“谢谢姐姐。我以后有办法了,一定好好报答你们。”

“别说了。就你这么个弟弟和娘,我能不疼爱你们嘛!”

贾香梅抬起头看着贾兴旺,指着娘的头对他说:“兴旺,你看娘头上生了多少虱子!你也抽空给她梳梳逮逮!”

“我说几次给她逮了,她不让给她逮,说她自己能摸着逮。”

“你就不说自己懒!”姐批评他说。

瞎娘也替儿子辩解说:“是的,兴旺说几次了要给我逮,我没叫他逮。我自己能摸着逮。你们看我衬衣上就没有,我都摸净了。”

香梅说:“您右胳膊不能抬,一只左手会逮着了?就是摸着大的了,小的呢?”

“再小的我也能摸着,连个虻子也跑不了。”

贾兴旺听了觉得娘说的好笑,于是笑着说:“虻子就不会跑!”说得娘和姐都笑起来。

瞎娘仰脸翻翻稍稍能看见一点光的眼,望望天说:“香梅你去洗手做饭吧,晌午了,你也该饿了。兴旺吃了饭还

要去拉车。”

“还有一片没逮完，等一会儿。”她仍然弯着腰低着头仔细地给娘逮虱子。

贾兴旺把一个大窝窝头吃完了，随即回屋拿起碗舀半碗凉水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，不渴也不饿了，精神顿时一振。他挺挺胸，晃晃肩，抖抖神，出来走到姐姐身边问道：“姐，你们队的秫秫种上了吗？”

“种上了。”

“春红薯也开始栽啦？”

“已经栽上好几亩了。谷雨前三天就可以下地栽秧了，明天就是谷雨了。”

“棉花也种上了？”

“种子已经浸泡上了，明后天就要种。”

贾兴旺听罢十分感慨地说：“看看俺这个队，地还没有犁耙完哩，真急死人！三百多亩地，就那十来头瘦得东倒西歪的牲口，一天犁耙那几亩地，全靠人拉犁子、拉耙、拉车，把人当牲口使唤，真让人伤心！社员呢，都是得混且混，春耕春种这样当紧的事儿，谁也不去关心。这样下去啥时候都难搞好！”

“队里干部就不管？”贾香梅气愤地问。

“都是队长一个人当家，副队长、民兵排长、妇女队长、贫农代表都是站在一边看他的笑话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姐，这个队的事你可能知道一点。五八年吃大食堂那时候，是管伙的、做饭的、掌勺的都是队长家的亲戚，社员本来口粮就少，又被他们克扣去大半，把社员饿得半死不活的；现在他们是又把好事都给揽完了，记工员、会计、保管，连饲养员都是他们的人。”

娘插话说：“社员说队里牲口那么瘦，是因为饲养员把发给牲口的饲料给克扣下来，弄到他闺女家喂大猪了！大

家提多少次了要换他,因为他是队长的叔,就是不换!”

“账目从来没有向群众公布过。他们干多干少工分都和人家不缺工的人一样多,甚至比人家的还要多,分东西也是一样,总是他们的多些,大家是满肚子意见!”

“那为什么不向大队提?”

“按照上级规定,生产队长是要由本队群众选举产生,可是俺这里都是大队指定,群众根本不当家!”贾兴旺恨恨地说。

“兴旺别愁,这事长不了,上级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!”贾香梅劝慰弟弟说。

“唉,那要等到驴年马月哟!”贾兴旺悲观地说。

贾香梅想弟弟的不满和急躁情绪是可以理解的,可这也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,也不是她能解决的事。于是她说:“这些事儿有空了再说吧,我去做饭。”

她直起腰,看弟弟手里一个大窝头已经吃完了,就问:“还吃不?”

贾兴旺是黏黏糊糊不说话,意思是还想吃。看看娘没说话就对娘说:“娘,我再吃一个吧?”

“别吃了,该凉了,吃凉的多了不好。你姐给咱拿来的还有好面呢,叫她给咱擀好面条吃,你多吃两碗。”

香梅看着弟弟关爱地说:“听娘的话,是该凉了。一会儿做好饭,趁锅灶里有火,让娘再给你烤一个吃。我多和些面,多擀点,今晌午叫你吃个饱!”她说罢进屋去做饭。

贾兴旺一听可高兴了,说:“好,不吃了,等一会儿吃好面条!”

少顷香梅从屋里探出头说:“兴旺,还没有菜叶子下锅哩,你看怎么办?”

娘说:“叫兴旺上树捋把桑叶吧,现在嫩正好吃。”

香梅不乐意地说:“我不吃那东西,小时候吃伤了,现在不能闻那个味。”

娘说：“兴旺上地里去找把野菜吧。”

贾兴旺说：“姐，我去队里豌豆地掐把豌豆秧子去。”

香梅说：“那可不行，队长看见要受罚的！”

“没事儿，恁多人掐，他管住谁了！”贾兴旺找个理由，拿把铁锨起个粪篮子<sup>①</sup>走了。边走边回头对姐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

香梅担心地说：“要小心啊！”

香梅和面，娘烧锅。不一会儿面条擀好了，锅也烧好了，可是兴旺还没回来，香梅有些担心：“娘，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，大家都是这样。”母女俩只好等兴旺回来。

娘说：“香梅，这一段时间我愁死了。你看兴旺的婚事，咱这个队几个和他一般大的孩子，有的已经有孩子了，咱该怎么办呢？”

香梅听了怕娘熬煎出病了，就叫娘放宽心。她对娘说：“您别发愁，我有办法……”

她们说话间，贾兴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屋里了。从大腿两边裤兜里掏出两小把又瘦又小的豌豆秧，心情沉重地说：“唉，对付一顿吧，太嫩了，我真不忍心掐它们。”

“没人看见吧？”姐姐担心地问。

“没有。姐，刚才我听你和娘说什么事你有办法？”

“吃完饭再和你说。去外边歇歇吧，屋里太呛人。”

不一会儿饭做好了，贾兴旺又一连吃了三大碗汤面条，又叫娘给他烤个窝窝头吃。吃完之后，得意地搂起衬衣拍着肚子对姐说：“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么饱了，三碗面条、两个窝窝头，五大件！”

香梅看着弟弟高兴自己也跟着高兴。她对弟弟开玩笑

<sup>①</sup>那时候没有化学肥料，各种动物的粪便是主要的肥料来源，所以劳动群众一般出门都要掬个粪篮子，见泡粪就铲到篮里背回来交到生产队里换工分。贾兴旺这样做是找个借口好往豌豆地里去。

笑道：“要照你这个吃法呀，还不够你一个人吃的呢！”

贾兴旺说：“姐，你不来呀，我什么时候也没敢吃这样饱过。我真纳闷，一个壮劳力连自己和一个老娘都养活不了！唉——”他十分伤感地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不说话了。

娘怕儿子苦恼忙插话说：“兴旺，咱这村都是这样，不单是咱一家。就这比旧社会那时候好多了，你和你姐都该记得，那时候一到春天，咱家一天三顿开过伙吗？揭不开锅了，我就领着你俩去给人家算卦，吃不饱了就挨门讨饭。现在好歹一天能冒三回烟了<sup>①</sup>。再想想，这不比五八年吃大食堂更好些，那时候家家户户的锅都给收走砸碎炼钢了，想喝口热汤都不能。以后慢慢就会好起来的，你姐那里就是样子。孩子，别难过，人家能过咱也能过！”

“娘说的在理，以后上级的政策一定会慢慢地好起来的，可别悲观，兴旺！”

贾兴旺无奈地说：“但愿如此吧！”

“香梅，他说的什么意思？”瞎娘听不懂就问女儿。

“就是他希望咱这地方以后会像您说的那样慢慢好起来的。”香梅说。

“哦，这就对了！”娘放心地说。

贾兴旺吃饱了，有精神了，想趁还没上工这个空闲时间看会儿书。于是他走到屋东山处，从东山上自己用一些木棍搭起来的书架上拿本书打算到树阴下去看。娘听到他要出去了，就喊住他问：“兴旺，你去干什么？”

“我去外边看会儿书。”

“你先别看了，去把门外边篮子里晒的红薯干，拿到碓窝里舂碎，等一会儿我和你姐去推磨磨成面，和你姐拿的那点好面掺着能多给你擀几回面条吃。不然就那一点儿好面，擀几回就没有了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意即能做三顿饭吃了。

“好好，我这就去。”听娘这么说兴旺格外高兴，因为他可以不担心推磨的事了，姐姐来了嘛！一提起推磨，贾兴旺是又恨又怕。全队的成年人都要推磨，他也不例外。开始他不知深浅，以为人家能推他也能推。第一次和娘一块去推磨，一开始他不让娘推，以为自己年轻，一个小磨自己一个人推算不了什么，可是，他拿起磨棍推了不上十圈，就觉得头晕目眩，呕吐，恶心得要死，躺在地上头都抬不起来。事后几天才缓过神来，可把娘吓坏了。以后几次，次次如此，瞎娘再也不敢叫他推磨了。娘拣小磨自己推，有时候香梅回来帮娘推。为此，贾兴旺心里很内疚，以为自己还不如姐姐呢。

## 二

贾兴旺春碎红薯干回来后，又打算去看书，姐姐喊住了他说：“兴旺，别走，我和你说个事儿！”

兴旺想着姐姐没多少话要说的，就站着对姐说：“姐，什么事儿快说，我要去看会儿书。”

“大事儿。你把书放那里，坐下来，我好好地和你说了。”兴旺一向听姐的话，就把书放在原处，坐在姐姐面前说：“什么事儿，姐？你说吧！”

“现在咱来说说你的婚姻大事。刚才娘讲了，她为你的婚事很发愁。”

娘赶紧接着说：“兴旺，你听我说。咱队和你一般大的孩子，虽然还有两个没订婚，可是有的已经有孩子了。你已经二十二岁了，不算小了。年岁再大了，就不好办了。娘眼瞎，可耳朵不聋，什么话我都听说了，什么事我都知道。娘嘴里不说心里难过。前两年我就和你姐和你姐夫说，让他们为你的婚事多操点儿心。”

贾兴旺对自己的婚姻之事是痛苦而失望的。

在当时的农村，贾兴旺高中毕业，自然条件又非同一般，可算是一个优秀的青年，找个对象应该是有问题的。可是他在婚姻问题上却是屡屡碰壁。

贾兴旺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品学兼优的“三好”学生。他是戴着红领巾考上初中的,又戴着团徽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上全县唯一一所高中。在高中,他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,学习刻苦努力,工作积极,乐于助人。学习不好的同学找他问问题,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耐心地给人家讲解,直到人家明白了为止,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和尊重。

那时间女孩子上学的比较少,他们班里只有两个女生。一个叫卞柯的女同学,人虽然不算漂亮,可是个很耐看的女孩儿。她为人稳重,学习也好,有不少男同学追她,包括班长和团支书,她都拒绝了,可她却偷偷地给贾兴旺写了求爱信。一天晚上,下晚自习了,同学们交了作业本离开了教室,只有卞柯还坐在课桌边不动。贾兴旺又等了她一会儿,她仍然坐着不动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,因为这位女同学的学习一向很好。贾兴旺真的等得有点儿着急了,因为熄灯铃快要响了,他还要把作业本送到老师办公室,于是他就来到她的座位前,若要是卞柯真的做不出来就帮她一下。可是当贾兴旺来到她课桌前问她做完了没有时,她却把作业本放在一边,动情地看着贾兴旺一言不发。贾兴旺再次催促她把作业本交给他,她说她早已做完了,不知道对不对,想让贾兴旺看一看。贾兴旺只好拿起她的作业本掀开去看。就在贾兴旺打开她的作业本时,她却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教室。

贾兴旺掀开她的作业本一看,里边夹着一张字条,上面写着:“兴旺:我真诚地爱你!请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。柯。”

因为这是贾兴旺根本不曾想到的事,同时也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奇特事情,他万分惊喜而激动,心怦怦直跳。贾兴旺动情了!当他惊喜无比地回头去找卞柯时,她却无影无踪了。他又急急走出教室四处寻找也未见人影。贾

兴旺兴奋地笑了：“原来我贾兴旺比他们有魅力啊！”

他知道他们班的班长和团支书都追过卞柯，但均遭到了拒绝，而今天，她却主动找上了自己，贾兴旺的心情勃然兴奋起来活跃起来了。就在第二天的相同时间，贾兴旺把自己写好的回答，亲手交给了卞柯。卞柯看后，走出教室门外看看动静，见没有人了，就迅速地回到教室把电灯关掉，他们紧紧地热烈拥抱，触吻在一起了……从此他们偷偷地谈起了恋爱，眉来眼去地频传爱波。那时候同学们之间谈恋爱是不敢公开的，他们大多是用字条倾诉衷肠。只要贾兴旺不回家拿吃的，他们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约会，跑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去谈情说爱。可是他们之间的炽烈情感，是逃不脱同学们的眼睛的。后来他们就不在乎同学们的说笑了，坦然大方地来往起来。不少男同学十分羡慕贾兴旺的这种艳福。因为他们班只有两个女生，一个是卞柯，另外一个长得很丑，同学们偷叫她“傻大姐”。贾兴旺感到自己太幸运了。

贾兴旺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向卞柯说明白了，卞柯说她不嫌他家穷和他有一个瞎娘，还动情地说：“只要你真心爱我，其他什么条件我也不讲！我爱的就是你这个人！”贾兴旺也叫她把他的情况给她的父母亲讲清楚，免得以后闹矛盾。她说她把他的情况已向父母说清楚了，老人没有意见。

然而时光的流逝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料想不到的事情：给一些人带来了光明和幸福，而给另一些人则带来了黑暗和泪水。不幸的是，时间给贾兴旺带来的是后者。

进入高中三年级以后，贾兴旺的身体是每况愈下，他为了保证和卞柯同时考上大学，使他们的爱能够得以延续、巩固并得到完满的结果，他确实是奋不顾身了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因为他的肚子里长了一种为害极大的寄生虫，

他不知道所以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，临高考的时候他是头晕目眩，没有考好，落了榜；而卞柯如愿地考上了他们事前商定好的那所师范大学。

他们并没有灰心，卞柯答应等他，支持他复习再考。由于家庭条件不好，又必须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，他没有复习好，一连两年都没有考取，加上卞柯的父母坚决反对，他们挥泪分手了。

现在贾兴旺回生产队干活已经两年了，他是个二十出头的血性男儿，看着同龄人娶妻抱子，心里能没想法吗？论文化，他高中毕业，那些小学生、文盲没法和他比；论人品，也不在他们之下。高中毕业回来参加队里劳动以后，也不是没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，好心的嫂子、婶子、大娘给他介绍过三个：一个是瘸腿姑娘嫌他家没房子；一个是斜眼姑娘说他有个瞎娘，是个累赘；第三个是没大毛病，更把贾兴旺贬得一文不值，说他一没有房子，二有个没有用的瞎娘，三瘦高瘦高的像个瘦骆驼，把贾兴旺气得直跺脚骂娘，发誓这辈子再不找对象了。

他那个生产队穷得很，一般情况下，人家姑娘是不愿往他那个队里嫁的，还有两个同龄的男青年也没订婚，所以，他并不感到特别的困惑。

今天又听到姐姐和娘讲起他的婚事，他实在有些不耐烦了。他说：“娘、姐，我求你们不要再提这事了好不好！我早就想好了，这辈子不找对象了，打光棍。娘，您放心，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，也要孝敬您一辈子。我不怪您，我什么都明白！”

然而，走南闯北几十年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瞎娘是不愿意听到儿子说这种话的，听了儿子的话，她的心像针刺一样难受。然而，她是坚强的，她没有掉泪。她知道决不能顺从儿子，她要坚决纠正儿子的这种失望情绪。她十分坚定地教训儿子说：“你这是说的哪门子话？难道